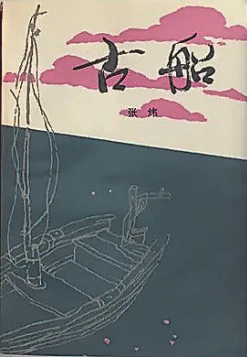


张炜作品



《古船》
张 炜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版
一部具有深厚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小说，描写了胶东芦青河畔洼狸镇上几个家庭 40 多年的荣辱沉浮、悲欢离合，真实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性的扭曲以及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，那块土地的变化。以一个古老的城镇映射了整个中国，以一个家庭的沧桑抒写灵魂的困境与挣扎。



《九月寓言》
张 炜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版
一个迁徙而来的小村故事。村里人一直保留着一些特殊的生活习俗和行为特征，因而被当地人嘲弄。然而，小村的生活却是那么宁静而热烈，村民们悲苦喜乐的情感命运交织出一幅自足的农业文明景观。不过，在现代工业文化的侵蚀下，那富有象征意味的小村，终于悲壮地沉落了……



《橘颂》
张 炜 著
新蕾出版社 2023 版
八十六岁的老文公带着一只叫橘颂的猫住进了山中石屋。他们与留守乡亲为邻，同山川草木为伴，和鸟兽虫鱼为友，访遗迹，睹盛春，山居生活既怡然自得又屡获惊喜。老文公是谁？他为何而来？山中还藏着哪些秘密？这一切的答案，都在神奇的故事中……



《寻找鱼王》
张 炜 著
明天出版社 2016 版
在宁静而美丽的深山村落里，家家户户流传着“鱼王”的传说，人们说他是鱼鹰之子，捕鱼的旷世高手，却从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。一个八岁的孩子，在父亲的陪伴下出门远游，苦苦寻找“鱼王”学艺，找到了传说中的老鱼王……

《我的原野盛宴》(博物版)面世，作家张炜自曝文学观—— 没有任何时代像现在一样需要文学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李 魏

- 一切杰出的文学都离不开大自然
- 在送给孩子好的儿童“读物”的同时，还要送给他们真正意义上的“文学”
- 我不得不用后来三十年的新作，去不断回应《古船》和《九月寓言》的挑战
- 这是一个需要以强大的诗性，去纠正和对冲数理逻辑造成的盲角与误区的时代
- 这三年有三部令自己欣慰之书，即《我的原野盛宴》《寻找鱼王》《橘颂》

严格讲只有“文学”，没有“儿童文学”

对话张炜



张 炜，茅盾文学奖得主，中国作协副主席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《刺猬歌》《外省书》《你在高原》《独药师》《艾约堡秘史》《河湾》等 22 部；诗学专著《也说李白与杜甫》《陶渊明的遗产》《楚辞笔记》《读诗经》《斑斓志》《唐代五诗人》等多部；长诗《不践约书》《铁与绸》等。



■《我的原野盛宴》(博物版)插画。

“恣意”；但由于鲁文化对齐国的影响也很大，又有了“雅正”。这些，已经成为一部分作家文化和艺术的基因，是难以改变的。

青报读书：刚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了解到，目前您的作品共有 30 多个语种 150 个海外版本，其中《古船》的英文、意大利文、土耳其文等版本都多次加印。如果现在再来评述这部长篇小说处女作，您会给它打多少分？

张炜：一部作品的评价是复杂的。《古船》到现在为止，仍旧是我在专业界和社会层面影响最大的，印刷量也很大。就青春的热情和人的单纯而言，它是我难以超越的。仅就专业的高度而言，一般则认为《九月寓言》是我的代表作。在三十岁左右之前，我的这两部长篇一直在挑战后来的全部创作，以至于我不得不用后来三十年的新作，去不断地回应这种挑战。

青报读书：提及您的创作，还有一个维度，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关注：《斑斓志》是为苏轼写评传，此外也有对李白、杜甫、陶渊明以及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的参悟和思考，之前您也曾特别提及《红楼梦》，是对您影

对自然心怀依恋和感激

青报读书：《我的原野盛宴》近日由青岛出版社推出了博物版，按原书书中的篇章分为五小册，附上了相关动植物的博物志和精美插画，是小读者喜欢的方式。您更希望这场具有中国自然文学开拓意义的“原野盛宴”为孩子们带来怎样的收获？当初在创作这部非虚构长篇时，有考虑读者群的年龄层吗？

张炜：少年和成年都能够被吸引的文字，才会是“语言艺术”，是“文学”。这本书不是专门写给少年看的，但少年有敏感新异的视角，他们会更加接受它。这本书因为“文学”加“博物”，比较少见，做得极精美。出版社出的“成书”，好得出乎我的预料。他们前后用了五年，这在快餐时代，真算是沉得住气的。

青报读书：其实在此之前，您的每一部儿童文学创作中，自然世界都是一个永恒命题，比如：《半岛哈里哈气》《少年与海》，还有被称作“自然小百科”的童话故事集《兔子作家》，以及今年初出版面世的讲述老翁老人一只猫的山居生活的《橘颂》。为什么会自然文学写作，尤其是写给孩子的文学作品中的自然世界如此不惜笔墨？

张炜：一切杰出的文学都离不开大自然。文学家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自己的自然观念，这正是他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不仅是儿童文学，其他的所谓成人作品也是如此。大自然是母亲，人类不过是她众多的孩子之一。孩子的爱与依恋，更有感激，应该是自始至终的。

青报读书：粗略统计，您的儿童文学写作主要集中于过去十年间，从您进入耳顺之年前后开始。有评论称之为“慈少”。是否也有传承延续古人“诗教”传统的想法？在您看来，当下孩子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儿童文学作品，或者说您认为的优秀儿童文学的标准是什么？

张炜：我一直在写所谓的“儿童文学”，现在文集中最早的是 1973 年的《木头车》和 1974 年的《狮子崖》。可见五十年间一直没有中断。不能过于区分“成人文学”与“儿童文学”的差异，它们没有那么大。严格讲只有“文学”，其他可以忽略不计。类型的划分不过是学术人士的工作之需。其实一切适合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，才算是“儿童文学”。

好的“儿童文学”，应该尽力从类型化的写作中挣脱出来。孩子的语言场域要开阔，孩子的敏锐视角要张大。我们在送给孩子好的儿童“读物”的同时，还要送给他们真正意义上的“文学”。现在是“读物”太多，“文学”太少。而培养孩子的审美力、语言能力，主要还是通过文学的途径。

地域文化基因难以改变

青报读书：在《海边兔子有所思》那本随笔集中，您反复提及了地域文化对于作家的哺育和影响，既包括自然地理，也包括人文地理的范畴。对其中一句话印象很深：每一位作家的作品，其实都是用方言写成的。对您的写作产生了深厚影响的“齐文化”，在您看来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？我看评论界有用“雅正”和“恣意”两个关键词来概括您作品的风格，它们是否也可以看作是这一地域气质的表征？

张炜：我生长在古齐国的半岛地区，这里属于“齐文化圈”。所以这里的文化中有

■《我的原野盛宴》(博物版)囊括了《千鸟会》《在老林子里》《月亮亮》《去灯影》《追梦小屋》共五册。

蒲公英、野鸢尾、紫花地丁、蒲苇，白头翁、长尾灰喜鹊、松球鱼、红鲱鲈、鲈鱼……在作家张炜的童年记忆里，一年四季，有无数种声音，千百种故事，来自他所熟悉的这片地域——胶东半岛的自然世界，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“海角博物志”，一场属于他的“原野盛宴”。

伴随青岛出版社推出的《我的原野盛宴》(博物版)的面世，昔日根植于张炜记忆深处的山林海滩、飞禽走兽、地域人情、四季流转，重新被唤醒，引领读者重拾忽略的自然生活之美，触发万物共生的哲思。

在《我的原野盛宴》中，作家讲述了小时候住在胶东半岛海边林子里的一段真实生活：在那里，童年的孤独与苦难被自然的纯真美好治愈。在一次采访中，他这样说：“从地图上看，胶东半岛位于山东半岛的最东端，像插进海中的一个犄角，在古代完全可以称得上蛮荒之地，已是天涯海角了。到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这里仍然莽林丛生，完全不是现在的地理形貌。那时候林野深处就住了我们一户人家，朝夕相伴的是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……”

自然世界是张炜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。他曾说：好的作家要有与大自然交流的能力，大自然是生命的大背景，作家不可以脱离这个大背景去面对人生的、社会的问题。一个好的作者可能就是能够与一棵树、一棵小草甚至一块石头进行交流的人。当人的感觉与之接通的时刻，才和文学艺术的发条连在了一起。

张炜的自然世界正源于山东半岛最东端“插进海中的那个犄角”，而塑造了他的审美力、世界观和文学观的，不仅仅是那里独特的自然地理，更是源远流长的文化流脉。在张炜眼中，齐鲁文化中的齐文化，正源于他所生长的胶东半岛，那是一个放浪的、海洋的幻想文化，更接近于文学艺术的诗性表达。从首部长篇《古船》到最为评论界推崇的《九月寓言》，再到 39 卷、450 万字的煌煌巨著《你在高原》，观照大时代中的精神史的《独药师》……从《半岛哈里哈气》《少年与海》《寻找鱼王》《兔子作家》到今年面世的《橘颂》《我的原野盛宴》(博物版)……一方水土，几乎孕育了他四十年创作生涯的所有作品。

“文学既是浪漫的事业，又是质朴的事业。文学的一生，应当是追求真理的一生、向往诗境的一生。”这是张炜的文学观。他认为，好的作家应该具备童心与诗心。浪漫与质朴，真挚与诗意，看似矛盾的表述却在作家的作品中寻求到统一。真切质朴的情感，华丽的文思，精致的文字，如此造就的文学篇章，是张炜始终都在探寻的文学之为艺术的美。

这一探索也开拓了作家的另外一个创作维度——对于传统诗学的研究，以诗词为代表的中国雅文学传统的传承和发展，成为张炜着重探索的方向。他陆续写作了《也说李白与杜甫》《陶渊明的遗产》《楚辞》笔记》《读《诗经》》以及苏轼的研究评传《斑斓志》。去年 11 月，他担纲了刚创刊的大型文学双月刊《万松浦》的名誉主编。这位从来不乏激情的写作者，从未停止过自我革新与突破的脚步。